

目 录

中原油田发现经过·····	王点玉 (1)
建国四十年濮阳县水利建设事业的成就 ·····	魏明瑞 郭文远 (4)
梅庚年大夫在埃塞俄比亚王国·····	(9)
冀鲁豫抗日中学生生活片断·····	鄧汉三 (13)
崇尚实学 惠及后世 ——濮州知州高士英重教兴学事迹·····	傅荣海 (17)
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谭自才 (19)
难以忘怀的抗日三支队·····	李仲勋 (22)
抗日战争在南乐·····	(27)
智取孟楼·····	张瑞雪 (53)
清邑义和团·····	朱正朋 (56)
豫剧在台湾的发端·····	王 琦 (60)
大众剧社·····	清丰县政协宣传科 (62)

清丰柳子戏·····	周学庆 傅梦经 (65)
沈冠英·····	武丰登 (68)
石友三的发迹与灭亡·····	崔金钊 董天备 (70)
高树勋将军处决汉奸石友三·····	(88)
石友三轶事·····	崔金钊 (103)
蒋介石反对和平发动内战的郑州会议·····	王永生 遗作 (106)
兰封战役的前前后后·····	王永生 遗作 (108)
日寇在东节村的罪行·····	南东县党史办供稿 (114)
“青帮”初探·····	玄述贵 (117)
濮阳宴席名菜和传统小吃·····	张升之 (124)
濮阳一带秧歌舞的起源·····	田聚常 吕春成 (139)
武经笱兴学·····	武丰登 (141)
马跃衢行医轶事(二则)·····	清丰县政协宣传科 (147)
赵村坡今昔·····	管欣言 (149)

中原油田发现经过

王 点 玉

关于中原油田（1979年以前称东濮石油勘探指挥部）的发现，是原河南南阳石油勘探指挥部党委领导发现的，我是一名工作人员，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七四年我从大庆调入该单位，看到了该指挥部当时的魏岗油田，储量少，来头小。对我这个从大油田的人来说不过瘾。因此短期间翻阅了河南地区有关石油地质资料。随即由南往北开展了调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份驱车前往开封物探局第二指挥部，了解他们所作地震资料，由当时物探第二指挥部的主任地质师吴奇之同志介绍情况，当看到东濮地震剖面后，我立即建议，希望二指的同志在春节前调两个地震队，把濮阳文留构造按半详探测网拿下来，并建议南阳石油勘探指挥部七五年第二季度上钻机，在现场就定了这个调子。回到南阳后，同年1²月28日由我向南阳指挥部党委会汇报情况，第一次汇报后，党委的意见大家听一听。为了使工作更能发动群众，与胡振民等同志商定提出春节前召开一次技术座谈会，请了六个外单位和南阳指挥部搞勘探的同志五十多人进行座谈，并请物探局第二指挥部的同志介绍该区的地震资料，请领导参加会议。

提出的这两个建议都如愿实现了。物探局第二指挥部的领导同志把我的建议汇报给物探局党委，物探局党委很重视，并责成物探局第二指挥部按南阳同志提出的要求调两个地震队按要求部署方案，加密测网。技术座谈会也开了，大家集中的意见，认为文留构造很值得钻探，领导也听了外单位同志的意见，心中有了

底。七五年三月份我等又去开封，想看资料，地震资料未整理出来。初步与吴奇之同志商量第一口探井（即濮参1井）定在文留构造的高点上，回南阳后又向党委汇报了看资料情况。党委决定，把这种情况向石油部汇报，部里同意就上去钻探。物探局资料整理完毕后，按商定意见，由开封二指吴奇之同志、南阳勘探指挥部朱水安同志携其资料和意见向唐克部长汇报，唐克部长批准了濮参1井井位。河南指挥部组织上濮参1井，由副指挥乔二虎同志挂帅，带领3282钻井队前往，地质上由我带领六名同志参加，还有工程、供应等单位的同志。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在濮参1井井场向井队交待了设计并提出要求，同年七月份开了钻，九月六日井深达到2607米时发生井喷，由于事前防喷工作准备不够，泥浆有限，组织制止无效，井喷坍塌停喷，这就是揭开东濮凹陷油气资源的序幕。

一九七五年十月，原石油部决定组织胜利、南阳、开封二指三个单位组织一个会战指挥部，由傅积隆同志挂帅，组织十个钻井队进行钻探，还有相应的试油队。

一九七六年五月份南阳石油勘探指挥部决定调胡振民、曾锡科两位副指挥参加会战，调我回南阳。我离开前曾钻探了文₁、卫₁、文₆、文₈等井，现场各井都有良好的油气显示，在这期间少数技术干部，认为渗透率低不是个好战场，可能这是造成东濮会战摇摆的根源，我的意见只打了几口井不能下结论。一九七六年五月份南阳油田派车将我接回。

一九八一年初，石油部在开封召开会议，我参加了，当时中原油田李晔书记也参加了，那一次主要决定黄河南的会战问题。李晔书记询问东濮凹陷发现的经过，曾私下找我谈对东濮凹陷前景的估量。我从东濮凹陷构造格局（与大庆长垣有似处），生油岩的原、油气丰度，高压显示、构造带的圈闭面积等方面论证，认为找五亿吨石油储量、五百亿立方米的气完全是可能的。李晔

书记要我击掌,我们就击了掌……。一九八一年底,部里调我上中原油田,我心里明白叫我去实现我的预言。八二年初到了中原油田,一九八五年六月离开了中原油田。我走时中原油田石油储量近六亿吨,天然气(气层气)370亿立方米。在中原油田党委的领导下,全体职工辛勤努力下,我是一名参加者,总算实现了我的预言。在东濮凹陷的发现上,应该有开封二指的吴奇之主任地质师、何振香主任工程师、张福成副指挥等几位领导同志的份,因为很多资料信息是他们领导下的职工提供给我的。

(本文作者王点玉,男,陕西省乾县人,一九二四年生,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自一九五一年先后在延长油矿、四川气田、大庆油田、南阳油田、中原油田工作,此文是回忆录,属一手资料。)

建国四十年濮阳县水利建设 事业的成就

魏明瑞 郭文远

濮阳县位于黄河下游，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circ}52'$ — $115^{\circ}25'$ ，北纬 $35^{\circ}20'$ — $35^{\circ}50'$ 之间，属东亚中纬度地带，为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因而造成了冬、春两季干旱少雨，夏秋两季雨量集中。旱、涝交替，灾害频仍，历代皆然。由于气候的特点，我们的祖先早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就知道烧荒粪田和负水溉稼，到春秋战国时期，濮阳已发展到利用濮水水系“溉田畴”，旧志还有“桔槔溉田”的记载。

农田灌溉事业虽然起源很早，但在建国前，濮阳县的水利设施几乎空白，那时，主要遭受封建土地制度的压榨剥削，广大农民生命尚无保证，更谈不上兴修水利，仅菜农有眼水井外，所有农田都是广种薄收，靠天等雨，祈天赐食，常期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困难。

新中国建立后，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农民一方面医治战争创伤，一方面恢复生产、兴修水利，濮阳县自古是农业县，发展农业生产，除组织农民参加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外，突出的就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遵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根据本县特点，必须在抗旱除涝，治碱上大动干戈，采取兴利除害两手抓的措施。具体是：发展井泉灌溉是我县长期的水利方针。1949年，县人民政府就采取多种方法，号召鼓励农民打井下泉。到1957年全县已打砖井15611眼，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3.9万亩。但是,1958年后执行了“以蓄为主”的错误方针,盲目引黄,兴渠废井,致使井泉建设遭受破坏。1962年后,总结了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掀起打机井的高潮,开始使用大锅锥、预制井管。1966年,机井建设发展到黄河滩区,全县机井达到一千余眼,由于打井技术和打井工具不断改善,打井质量日渐提高。1970年采用120冲击式钻机和回转式水冲钻机,钻井深度达到百米左右,出水量提高到40~60立方米/小时,并向苦水区打深井进军,首先在梁庄公社梁庄大队打了一眼214米的深井,开创了打深井的新纪录。1971年和1972年是打机井的盛期,县里配置打井工具达131套,其中大钻机两套,小钻机18套,大锅锥111套。同时还成立了测量队,使用物探仪器测量地下水,先测后打,准确率均在80%左右。各乡成立了打井专业队,筹建了以预制井管为主的预制厂。基于上述措施,促进了打井速度,两年内分别打井1411眼和1070眼。金堤以北实现了每百亩地一眼井的目标,并利用马夹河增设引黄补源工程,补充地下水源之不足。1978年贯彻了合理布局,挖潜配套,加强管理,提高效益的方针后,使井泉建设趋向稳步发展,强调了打是基础,管是关键,用是目的,大大地发挥了井泉效益。至1988年底,全县累计打机井9082眼,配套8576眼,浇地面积达38.8万亩。

大搞引黄灌溉也是我县水利上的有力措施。黄河自县西南边境,漫转东北流经渠村、郎中、习城、徐镇、梨园、白堍、王称固七乡,长达一百四十余华里,由于河床逐年淤垫,一般高出背河地面2—3米,引用水位居高临下,常年能满足农田灌溉要求,且水质肥美(经黄委水科所测验每吨黄河水含氮量0.8~1.5kg、含磷1.5kg,含钾20.0kg)矿化度偏小(一般为4‰),不仅可以溉田,而且可以肥田。金堤和临黄堤之间,地面自然坡降亦甚理想(地势南高北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南北纵坡1/5000,东西横坡1/7000),是发展渠系灌溉的优越条件。

1957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渠道建设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选于习城乡南小堤十三坝处安装了虹吸工程，4条虹吸管，引水流量 $10\text{m}^3\cdot\text{秒}^{-1}$ ，设计浇地面积20万亩。1958—1959两年又相继兴建了渠村南小堤两处引黄涵闸，引水流量 $110\text{m}^3\cdot\text{秒}^{-1}$ （渠村闸 $30\text{m}^3\cdot\text{秒}^{-1}$ ；南小堤 $80\text{m}^3\cdot\text{秒}^{-1}$ ）。金堤以北有省办大公河送水，全县有效引水能力 $146.3\text{m}^3\cdot\text{秒}^{-1}$ 。但是速度过快，排灌系统不配套，管理工程跟不上，形成了大引漫灌，排水无出路，引起地下水位上升，土地次生盐碱化迅速扩大。至1961年，又采取兴井废渠，平渠还耕措施。由于1965、1966两年连续大旱，井灌不能满足用水，迫使渠灌二次上马。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缺乏管理、用水无度、乱扒乱堵，盐碱化再次回升，渠灌又告停止。1974年后又遭连年大旱，引黄工程三次复兴。广大干群吸取了多年来渠系灌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井渠结合，井站结合，排灌配套，以及兴建沉沙地，控制泥沙淤垫等措施，致使引黄灌溉步入正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搞好续建配套，加强经营管理，狠抓工程实效，抓紧基础工作，提高科学用水”的方针指引下，引黄事业得到稳步发展。之后相继在梨园乡董楼，王称固乡温庄兴建两处顶管，并在郎中乡的赵屯、陈屯，渠村乡的王窑，白堍乡的辛庄等处兴建了六处虹吸，原有的渠村、南小堤大闸又进行了改建，全县引黄工程达到十处，总引水量增加到 $207\text{m}^3\cdot\text{秒}^{-1}$ ，分为南小堤、渠村、王称固三个灌区。1978年以来，每年总引水量均达到了4亿秒立方米，利用黄水泥沙，累计放淤压碱改良土壤8.5万余亩。尤其在黄堤背河洼地，种植水稻，逐年发展，现已达到6万余亩，单产最高的达千斤左右。有的村户利用坑塘养鱼压藕，都获得了可喜的效益，使大部村户改变了贫困面貌。为了加强管理，各乡镇普遍成立了水利管理站，在用水上，以提灌为主，部分自流，强调畦灌，严禁大水漫灌。沉沙改土，清水灌田，尽量

压缩放水时间，并对主要渠道进行衬砌，减少侧渗等办法，都有明显的效果。因而引黄事业持续发展。

除涝治碱同样是水利上的重要项目，濮阳一带，多年平均降雨量为610.4mm，夏季降雨占70%以上，历年都是先旱后涝，涝后又旱，旱涝交错，涝碱相随。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威胁。早在1952年就动工开挖了马夹河，1953年开挖了金堤河，戚白里河、猪龙河，相继又开挖了赵北沟。1955年又开挖了三里店沟，火厢头沟。1956年开挖了干城和侯道口排水沟，使碱涝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因1958年执行了“以蓄为主”的错误治水方针，促使涝灾频仍，特别是1962年和1963年涝灾面积均达百万亩以上，同时地下水位猛涨，盐碱地由原来的10万亩，猛增到48万亩。针对这一惨痛教训，制定了“以排为主”的正确方针，扒除阻水工程，恢复自然流势，继续开展除涝治碱。之后，每年都组织十余万劳力，相继开挖了水屯沟、五星沟、胡状沟、回木沟、固堆沟、董楼沟、顾头沟、杜固沟、房刘庄沟、青碱沟，并开挖清理金堤河和天然文容渠，各乡并相应开挖了支、斗、农排水沟。目前全县共有除涝干沟12条，长达318公里，支斗农沟662条，长达1280多公里，各类建筑物1400余座，总排水量 $404\text{m}^3/\text{秒}$ ，控制流域面积1098.88平方公里，效益面积110万亩。由于排水畅通，地下水埋深下降，碱涝灾害大有好转。

四十年的水利建设，虽然方针多变，几经周折，走了些弯路，但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广大干群连年奋战，终于步入正规，踏上了稳步发展的征途，由于上述水利工程的实施，截止1988年底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93.51万亩，每人平均增加1.2亩。旱涝保收田达到63.48万亩，每人平均达到0.76亩，真可谓井灌区机井星罗棋布，黄灌区干支斗渠似网，提灌站适当，配备除涝沟布局合理，基本上达到了旱能浇，涝能排，摆脱了自然威胁的境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虽不断遭遇不同

的灾害，农业产量仍然稳步上升，群众生活逐步提高。同时对国家也有较大的贡献。1988年粮食总产达到四亿零四佰多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本文作者魏明瑞，解放战争期间为濮阳县第四区战勤指挥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濮阳县水利局副局长。

郭文远，濮阳县郭花园村人，原任濮阳县黄河修防段副主任，现任县志总编室编辑。

本文系两人共同回忆整理而成的。）

梅庚年大夫在埃塞俄比亚王国

梅庚年大夫于1924年10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易县五道河村一个满族的贫苦农民家里。1938年5月，十四岁的梅庚年找到光明，踏上了革命的征途。1939年1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分配到白求恩所在的晋察冀边区医疗队任招呼员（卫生员）。白求恩崇高的医德和超群的技术，都使他所钦佩。他以白求恩为师表，激励自己前进。1947年梅庚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学学校，随后参加过解放平津、保定等战役，历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队护士、护士长、助理军医、华北陆军第三机动医院一分院军医、主治军医。1949年随部队集体转业到平原省安阳专署组成专署人民医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兼院长。

多年来，该院在梅庚年大夫的领导下，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对该院的卓著贡献从略），使医院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医疗机构，1961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在卫生系统享有较高的声誉。

1974年3月，梅庚年大夫被国务院派遣到非洲埃塞俄比亚王国，担任中国医疗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3月29日，他带着党和政府的重托，率领一支由13人组成的中国医疗队，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飞过万水千山，踏上了号称非洲屋脊的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土地。中国医疗队被分配到咖法省季马市。

初到季马市，因医疗条件的限制，医疗队决定先用中国的传统针灸疗法为患者治病。但当地朋友对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小银针却投以怀疑的目光。为了打开医疗工作的新局面，梅庚年大夫和医疗队员们一方面给患者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在自己

身上扎针给他们看，神奇的银针终于吸引住了异国的患者。咖法省副省长把自己患坐骨神经痛的父亲送到了季马医院，几个疗程之后，这种顽固的疾病终于被中国医生降伏。老人感激万分，通过阿姆哈拉文电台，宣传中国的针灸疗法。“银针”电波轰动了全国，从此到季马就医者络绎不绝，用一位埃方高级官员的话说：“季马成了朝圣的地方”。

梅庚年大夫对技术精益求精，他的高超技术赢得了埃方朋友的称赞。医疗队到季马医院不久，他和助手们检查了一位年轻女患者。她面黄肌瘦，腹部肿大，病魔已经折磨了她整整三年，虽多次住院，都未能解除她的痛苦。梅庚年大夫仔细检查了病人，又多次会诊，反复修改手术方案，终于成功地摘除了重达二十六公斤的卵巢囊肿。当这位患者身体轻快地出院时，紧紧地握住中国医生的手，眼含热泪，激动的说：“柴那哪噜诺（中国好）！”

1974年6月，亚的斯亚贝巴电视台为中国医疗队拍摄了电视和纪录片；省长格布里和副省长阿巴比耶迈还自己出钱在中国医疗队驻地修了一条长三百米的石子路，并安装了路灯，以此作为对中国医疗队的感谢和支持。

梅庚年大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常说：“做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对工作必须认真负责；要知道，稍有疏忽，将对患者造成不应有的痛苦或更严重的后果”。他对自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却全然不顾。

一次，医院来了一位患巨大甲状腺肿的患者。过去她多次来院就诊，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听说中国专家治病的传闻，她满怀希望专程来院治疗。为了确保病人的安全，手术前他们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梅庚年大夫对照了患者与自己的血型，随时准备把热血献给非洲姊妹。

手术中，梅庚年大夫亲自主刀，中埃两国医生配合默契，成功地摘除了三公斤重的巨大甲状腺肿瘤。为了防止和及时处理并

发症，梅庚年大夫亲自值班守护病人，突破了术后重重难关，终于使患者康复出院。1975年4月27日，阿姆哈拉文报纸《今日埃塞俄比亚》报道了这条消息和患者手术前后的两幅照片。

有一次，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来一位患脊髓炎的截瘫病人。患者曾在由苏联主办的巴尔查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由于长期医疗无效，才带着一线希望来这里求医。象这样的病患者，该不该接受？梅庚年大夫十分清楚，一个缠手的病人，往往会导致一位名医声誉扫地。然而，作为一个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医生，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应当满腔热情地去解救患者的痛苦。经和大家一起会诊研究，决定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及药物综合治疗，患者的下肢终于恢复了功能。出院时，患者以各种姿态走路，表演给大家看。盛赞中国医生妙手回春之术。

1975年6月24日，中国医疗队开始下乡巡回医疗。医疗队每到一地，都被从来没有见过医生的贫苦农民围个水泄不通。当患者从医疗队那里接过免费的药品时，都高兴地流出了热泪，激动地说：“中国好！”

8月1日，埃塞俄比亚王国政府向各国发出请求派医疗队赴埃救灾的呼吁。中国政府决定再派一支由七人组成的医疗队赴埃，但在救灾医疗队赴埃之前，我国政府指示抽调原医疗队人员暂赴加木戈法省考察。

8月9日，梅庚年大夫率领救灾医疗队乘车赴加木戈法省考察。

8月11日，考察结束后，梅庚年大夫乘车返回亚的斯亚贝巴。当疾飞的汽车经过绍阿省沙沙马纳镇时（十一时二十三分），突然发生了意外的车祸，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中埃人民的好医生梅庚年以身殉职，年仅五十一岁。

1975年8月1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市政大厅，为梅庚年大

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埃政府官员，各国外交使节参加了追悼会，对梅庚年大夫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国驻埃大使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梅庚年大夫和我们永别了，但他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埃塞俄比亚人民服务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1975年12月23日，梅庚年安葬仪式在季马举行。埃塞俄比亚人民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墓前分别用中文、英文、阿姆哈拉文树立了三块大理石墓碑。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梅庚年大夫永远活在中、埃两国人民的心中！

（此稿来源于濮阳市人民医院院志，是由牛万秀同志提供的。）

冀鲁豫抗日中学生生活片断

邵汉三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一方面敌寇停止正面进攻，回师巩固后方占领区，在此形势下，冀鲁豫边区，除范、观、濮三县外，其他各县县城和较大集镇都被敌人占领了。并在县城和县城之间修公路，造碉堡，对我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另一方面这一年因天旱不雨，秋粮未收，又是历史上有名的灾荒年，从西北通往东南的各条大道上，逃荒的灾民络绎不绝。这些情况给我冀鲁豫抗战军民带来了严重困难，我就是在这一年随同冀鲁豫抗日中学的校长李秀夫同志从南乐到冀鲁豫抗日中学任教的。当时的校址暂驻在山东范县西边境的张台村，在马陵集东南约三华里，冀鲁豫抗日中学是冀鲁豫行署的直属学校，并跟随行署活动。

我到校之前，校方发给我一条被子、一个褥子，一个马扎，一根麻绳子，麻绳子是打背包用的，因为行军时需将被褥打成背包，当时在校学生仅有一个班约五十多名，多数是男生，也有少数女生，是从边区各县来的，学生的伙食、医药、讲义均由学校供给，教职工和学生不同的是每月有六斤小米的津贴，不发实物，折款发鲁西票六角。

我教史地课，当时没有教材，我找了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一本中国地图册，编写讲授提纲进行讲授，因有敌机骚扰怕暴露目标，每次上课都在村边的林荫下进行，摘一门板立在树身上，门板就是黑板，学生坐在马扎上，边听边记笔记。在听课的学生中我发现有的女生将自己蓄的头发剃掉了，穿男衣戴男帽，俨然一男子汉，所以如此，盖因环境恶劣，一旦敌寇扫荡，使人

不知其为女子。

在敌寇频繁扫荡的严重形势下，我冀鲁豫抗日中学的全体师生的抗战情绪，革命热情仍然很高，我们在东西不到五十华里宽，南北不到百里长的范、观、濮三县境内来回转移，宣传抗日救国，每隔六七天转移一次。每到一村都把房东的水缸担得满满的，把房东的院落和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抓紧时间上课，努力完成教学任务，到晚上派学生站岗。那时在全体师生中找不到一块手表，每烧三柱香换一次班，每到更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远处隆隆地大炮声，嘟嘟地机枪声以及零碎的步枪声，彻夜不断。转移时，学生一边在街上站队，一边派班干部到各房东家询问是否丢失或损坏东西，如果丢失或损坏东西，折价赔偿。村干和房东欢送我们到村外，互相招手，依依惜别，我们成纵队一路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像奔赴战场似的。

严冬时节，我和校长老李同志挤在一个床上睡觉。临睡前将各人的褥子铺在床上共同使用。被子各人用各人的。各人将脚那头的被头折叠住，以免透风。睡时各人先将穿着棉裤和袜子的两腿放在被窝里。然后将上衣脱下盖在被子上。最后将全身缩在被窝里，将两腿伸直，两人互相靠紧。外边虽冷，但被窝里是暖和的。老李每天晚上兴趣浓厚地谈他和老爱人的爱情故事，直到深夜我们方始入眠。

1943年谷雨前后，我带领学生于课后推磨和捋树叶，因为口粮减少，我们吃的是黄豆掺谷秕子面。我把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去野外或邻村捋树叶，一部分留在家里推磨，采取流水作业办法，有用罗筛谷秕子的，有捡草棒儿的，有簸豆子的，有将豆子掺上谷秕子送到磨房的，有推磨磨面的。学生捋的树叶中，有榆叶，也有棠梨树叶，将叶送到家里后，先将叶柄和病叶去掉，然后送到伙房里，炊工人员将叶子剁碎，掺在糠面里，做成菜窝窝，每天两餐，每餐可以吃到两个窝窝头。每次开饭，我拿着两

个窝窝头，走进伙房里，将其放到锅底下，用未烬的木炭将其烤黄，然后捡起来，稍停食之，真是又酥又香，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口有余香呢。

麦后的一天夜晚，天将黎明时，忽听村东头机枪大炮声响成一片，我们认为是敌人偷袭来了，仓促起床后，按照校领导的意见向西北方向转移，我和师生一气跑了30华里，仿佛记得到了一个名叫李家庄的地方，到早饭时枪声不响了，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校领导正要派人回去探听消息时，看见从东南大道上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是行署的通讯员，据他们说是山东的小股敌人出来骚扰，怕被我军包围，就窜回去了，于是我们又回到原住址，按照军区的指示，于当晚转移到濮县境内去了。

一个暑天的下午，校长领着我们去行署听报告，炽热的太阳悬在万里晴空，使人不禁汗流浹背，约莫走了三四华里，他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大松林里，松林中除几个坟头外，满地杂草丛生，我们在树荫下找了个地方坐下，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这是给首长讲话用的。不久听报告的人员接踵而来，尽是穿便衣的工作人员，约百人左右。最后首长来了，为首的是穿着一身旧的细白布衣，中等身材，眉目清秀，这时有人说是区党委黄敬书记，接着是一位高高的身材、满面笑容，穿着一身土色粗布衣，是行署主任晁哲甫，抗战初期，我在南乐接待过他。黄敬书记讲的大意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制造磨擦，破坏抗战，他一边讲，一边比手势。晁主任讲的大意是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战争的形势正在转向对我方有利，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会议结束后，晁主任向我们这边走来，紧紧地握住李秀夫同志的手说：“伙计怎能吃到西瓜呀”。接着和我握手，和其他老师一一握手，若是平素不认识他，谁能想像他是如此俭朴而又平易近人呢！

一个秋天的下午，太阳偏西时，校方通知师生到路南广场听